

聖依納爵神操在中國傳教區

十七及十八世紀經驗的反省

鐘鳴旦¹

神操在早期中國傳教區中，扮演了比我們目前所推測更重要得多的角色。本文顯示在十七及十八世紀的兩百年中，神操以各種樣式傳播實行：最早由利瑪竇做神操第一週的個人退省；後來艾儒略與福建團體藉由圖解和實用默想方法進行的神操；殷鐸澤的神操中譯；法籍耶穌會士帶領的團體退省；到傳教士和來華耶穌會士的8或10天退省及日常生活中的默想專論。這般多樣性的發展，顯示從傳教一開始，耶穌會士和華人雙方都投注許多心力在此藉由神操進行的靈修教育與實行。

引言

神操被視為耶穌會士用以達到其自我宣告的主要目的，亦即「傳揚信德，在生活及教會的道理上裨益人靈」的關鍵工具之一²。儘管耶穌會最初兩個世紀在歐洲實行神操有詳實的文件

¹ 本文作者：鍾鳴旦神父，比利時人，耶穌會士，1959年生。荷蘭萊頓大學漢學博士，台北輔仁大學神學碩士，現任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系主任。中文作品有《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可親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論「帝」談「天」》等介紹教會在中國歷史上所做本位化努力的專書。

² 見《教宗保祿三世及儒略三世批准而又確定的耶穌會會典綱要》一號，《耶穌會會憲》（台北：天主教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辦事

記載³，在諸如中國的傳教區中，實行神操的記載卻幾乎付諸闕如。近日關於基督宗教在中國或耶穌會來華歷史的出版物中，很少觸及這個主題⁴。實際上，僅有的一篇短文是在 1920 年代寫成的⁵。

本文擬按時間順序，追溯十七、八世紀神操在中國的實行，由每一時期對應於某一特定的文本素材，來看各自反映出神操的某些層面。這些神操文本，由這兩百年間不同時期抵達中國的傳教士們所翻譯、撰寫或實行。在很大程度上，神操在中國的演變、發展，也反映出在歐洲有關神操理論及實踐上的一些轉變。

處，1976），13 頁。亦可參考《會憲》408, 648 號。

³ 主要見於 Ignacio Iparraguirre, *Práctica de los Ejercicio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 Vol. I En la vida de su autor (1522-1556)*,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46; id.,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de San Ignacio: Vol. II Desde la muerte de San Ignacio hasta la promulgacion del directorio oficial (1556-1599)*,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55; id., *Historia de los Ejercicios de San Ignacio: Vol. III Evolución en Europa durante el siglo XVII*,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73; 及 Joseph de Guibert, *La spiritualité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squisse historique*, ed. E. Lamalle,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53。

⁴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ed. Nicolas Standaert, Leiden: Brill, 2001 一書中並未提及；在最近出版的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2007 中，僅有兩處提到關於中國（利瑪竇）但不具重要性：pp. 292, 370。

⁵ Louis Vanhee, *La Pratique des Exercices de Saint Ignace dans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Colle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des Exercices de Saint Ignace), Enguien: Bibliothèque des Exercices, ca. 1920。

一、利瑪竇時代的早期參考文獻：給個人的第一週神操

在傳教士送回歐洲的報告中，幾乎找不到任何對於帶領神操有系統的描述。在各種報告、信件或記述中，也僅有零星的幾處簡短提及。其中最早期的記述之一，是利瑪竇（1552~1610）的《中國札記》（*The Christian Expedition into China*），原文以義大利文撰寫，但更著名的是拉丁文版本，由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SJ, 1577~1628）編輯，1615年首度出版。對於實行神操的初次提及，可於利瑪竇抵達中國大約七年後（1590~1591），在他對中國南部早期傳教活動的描述中找到。其中講述一位南雄城中的六旬耆商（名為 Cotunhoa 柯屯豪，音譯，不確知原名），熱衷崇拜「偶像」，嚴格奉行茹素，對宗教事務特感興趣。透過中國學者瞿汝夔（字太素，1549~1611；1605年領洗，聖名依納爵）的引介，他與利瑪竇接觸，而利瑪竇將基督信仰的教義介紹給這位商人。接受充分教導後，他大概於1591年底領洗，聖名若瑟。其後，利瑪竇寫道：

「因為他仍是異教徒時，習慣於那個宗教的默想方式，所以他想知道我們基督信仰的默想方式。[利]神父授給他會祖依納爵的神操第一週，而他做這些操練，就如信教多年的基督徒做得一樣好。⁶」

約二十年後，1609年，利瑪竇記錄關於在南京的活動時，再度提到學者瞿汝夔：

⁶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 Pasquale d'Elia, Roma: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vol. I, p. 315.

「在此同時，於南京領洗，聖名依納爵的瞿汝夔，也在我們會院。透過與保祿[徐光啓(1562-1633)]的對話，他在宗教事務上變得更加熱心且更堅決。他對我們已在天上的會祖依納爵的神操熱心不減，由第一週神操領受了如此多果實，以致他說自己不再如同起初那般害怕死亡。隨著總告解，他的良心已從令人畏懼死亡的罪之重擔，獲得釋放。以此方式，若從今以後一步步介紹人善用這些神操所帶來的裨益，我們相信有朝一日將在此國度中，獲致令人驚異的極大成果；這民族確實很有能力匯集他們所能持守的果實。⁷」

同年在南京，另一位基督徒也做了第一週神操⁸。這些參考資料雖然簡短，卻讓人得窺神操早期的作法。神操被個別授與有某種靈修經驗的中國人，雖然不見得總是基督徒的靈修經驗。例如在第一個案例中，皈依者曾有佛教背景，如在歐洲一樣，這些操練的授與並非在特定的避靜院，而是在耶穌會士居住之處；且主要是關於所謂「第一週」的操練，目標在於藉由個人皈依，加深人與天主的關係，包括（總）告解。

二、艾儒略編纂的著作：圖解式神操

早期主要的材料來源，並未提到《神操》手冊，雖然可以假定耶穌會士應該人手一冊，甚至有可能是新引進印刷術的日本所印製的版本：*Exercitia Spiritvalia Ignatij de Loyola*（Amasuka: In

⁷ *Fonti Ricciane*, vol. II, pp. 490-491。

⁸ *Fonti Ricciane*, vol. II, p. 490 n. 2。

Collegio Japonêse Societatis Iesu, 1596)⁹。當時歐洲與中國之間，書籍的流通相當迅速，譬如可以注意到，其他與《神操》密切相關的書籍也出現於中國。

1595年納達爾(Hieronymus Nadal, 1507~1580)的重要著作《福音註釋與默想》(*Annotations and Meditations on the Gospels*)首度於安特衛普出版，正符合這樣的情況。如眾所知，依納爵的秘書鮑郎高(Juan Polanco, 1517~1576)相信，納達爾有恩寵，真正了解依納爵心目中耶穌會這個新修會該是怎樣的。為此，納達爾被派遣去公告宣傳《會憲》。可以假定他的《福音註釋與默想》也類似地伴隨《神操》，加以適度解說。這些註釋默想，幫助人開展神目，達到依納爵對禮儀和默想祈禱所懷有的眼界。在依納爵授意下，納達爾將它們彙整成書，主要目的是協助耶穌會的讀書修士學習祈禱，與《神操》中的默想方式有非常密切的關連。

《福音註釋與默想》最具特色的層面，是每段福音故事所附的優美版畫，有助於默想或默觀的內容具象顯現。這書相當受歡迎，很快便流傳廣及南美及遠東等地。早在1599年，中國的耶穌會士便曾索取本書，而確定的是，1605年在他們的南方居所已有一冊。利瑪竇在一封信中寫到納達爾的書：「在這層意義上甚至比聖經更有用；在談話當中，我們也能將單用言詞無法表達清楚的事，呈現在他們眼前」¹⁰。

⁹ Johannes Laures, *Kirishitan Bunko: A Manual of Books and Documents on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 in Japan*,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57, p. 54-55。

¹⁰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Vol. 2. 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 con appendice di documenti inediti*, Ed. Pietro Tacchi

納達爾書中的插圖廣受歡迎，從它在中國的衍生出版品可見一斑。它們首先出現於標題為《誦念珠規程》的圖解玫瑰經中，由葡籍耶穌會士羅儒望 (João da Rocha, 1583~1623) 翻譯，並約在 1619 年於南京出版。《誦念珠規程》的插圖廣為人知，最主要是因為它們已轉換成中國畫的傳統風格。不過，最著名的是一系列約 56 幅版畫的基督生平圖說，標題為《天主降生出像經解》，1637 年由艾儒略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在晉江 (泉州) 首度出版。這些中國木刻版畫大多是照納達爾的風格製作的¹¹。比起《誦念珠規程》，它們採取中國傳統手法較少，但卻依循《神操》(47 號) 中所提議的「定像」，包括讓人有機會運用可見圖像祈禱的所有特色¹²。

每幅版畫的整體構圖安排，是為讓人投入一系列的心靈動態。這些圖像能引導觀看者，以個人方式經驗到「地點的轉換」。藉由每幅版畫中的書寫文字，與經句的結合而達成。在每張圖片底下，總提到福音敘述元素的一些「要點」。每一要點都以一個中國字或詞標示出來，而在圖本身的某些區塊，能找到這

Venturi, Macerata: Filippo Giorgetti, 1913, p.284。

¹¹ 在耶穌會羅馬檔案庫的版本 (ARSI, Jap. Sin. I, 187)，包含了五十三幅插圖，重印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中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2 vols., Ed. Nicolas Standaert (鐘鳴旦) & Ad Dudink (杜鼎克), Taipei: Ricci Institute, 2002, vol. 3, pp. 527~582。

¹² 納達爾的插圖也部分被採用為另一本基督傳的範本—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1592~1666) 的《進呈書像》: 見 Nicolas Standaert, *An Illustrated Life of Christ Presented to the Chinese Emperor: The History of Jincheng shuxiang (1640)*,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IX) Sankt Augustin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7。

些字詞。藉由依循版畫中這些字詞的順序，默想者跟隨圖中所標出的路線，進行某種「朝聖旅程」。既然這樣的宗教圖片預期要達到將福音中富戲劇性的段落細節，銘刻在中國人心裡的效果，也可以將它們視為神操方法的另一種翻譯。

關於《天主降生出像經解》的一般結構，圖片的安排屬於「福音合輯」(*harmonia evangelica*)，即試圖將各有特色的四部福音材料，按時間順序組合，成為具有一致性的敘事文本。在十六、七世紀的歐洲，這是相當風行的一種文類。《神操》中關於「耶穌生平」默想的指示(261~312號)也依循同樣的結構。

學者往往將《天主降生出像經解》，與1635年首度出版的《天主降生言行紀略》相提並論。但本書並非納達爾評註的譯本，卻是與之類似地，以盧多耳夫(Ludolphus de Saxonia, +1300~1378)所著《依據四部福音及正統派作者之基督生平》(*Vita Jesu Christi e quatuor Evangeliiis et scriptoribus orthodoxis concinnata*，以下簡稱為《基督生平》)為基礎的編年體耶穌傳記。盧多耳夫的《基督生平》於1474年首度出版，在十六、七世紀非常流行，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歐洲各地的主要城市出版。此書也對耶穌會有特殊影響，因為依納爵正是因閱讀《基督生平》而皈依轉變的，他所度的新生活，也影響其《神操》，尤其在積極運用想像力方面。

艾儒略選擇盧多耳夫的《基督生平》作為第一本翻譯著作，而非福音本身，顯示出基督生平中，教導和靈修的幅度更受重視，甚於歷史和禮儀的幅度。如此，《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和《天主降生出像經解》相輔相成。由於深知生動插圖有輔助記憶的效果，耶穌會傳教士將「圖像」視為「文字」的重要搭配，因此不僅運用繪畫與素描來傳達基督生平，也按神操的指示用它們來祈禱。

三、1630 年代福建團體的《口鐸日抄》：默想實用方法

如何將圖像運用於操練中，由 1630 年代的福建團體可以觀察到。福建團體的有關資訊，最重要的來源是《口鐸日抄》，這是一份傳教士與皈依者及有興趣的學者對話的大量記錄，節選自 1630 年 3 月 13 日至 1640 年 7 月 4 日這十年期間。超過廿五位基督徒參與此書的記錄與編纂¹³。除了神學或道德問題以外，也包含有關諸如默想之類的實際交流。例如：1634 年 10 月 1 日的主日（在福州），耶穌會士林本篤（Bento de Matos, 1600~1651?）與一位皈依的中國人進行了以下的對話：

[李]其香曰：聞教中有默想工夫。請問其。

先生曰：人晨不默想，則靈性失其養矣。默想者，養靈性之糧也。但默想工夫，須用記含，明悟，愛欲，三者為之。

其香曰：云何？

先生曰：一，清記含。記含不清，則雜物亂入腦囊。默想時，逐有紛思憶擾之弊。故必蒐羅經典，取其精美者，括諸囊中，隨所抽而用之，以啓明悟之機。二，充明悟。悟機既啓，則觸類引伸，洞徹其隱。因揣其行為意義，取為法則，而愛慕之情動矣。三，發愛欲。既悟斯理，逐熱心嚮慕，或發痛悔之情。或生遷改之念，堅定已志。祈天

¹³ 耶穌會羅馬檔案（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ARSI, Jap. Sin. I, 81)）的版本重印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七冊，1~594 頁）。中文文本及有附註的英譯，見 Erik Zürcher, trans. *Kouduo richao: Li Jiubiao's Diary of Oral Admonitions, A Late Ming Christian Journal*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61), 2 vols.,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7。

主賜我神力，毅然行之。斯則默想之大略也。雖然，默想期于行，默而不行，是為無實¹⁴。

這段對話所解釋的方法，與《神操》的技巧一致。靈魂三司（記憶、理智、意志）在基督徒的靈修文獻中，首先是由奧斯定提出這概念，並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出種種不同的特色。依納爵透過盧多耳夫的著作認識到它，視之為默想的方法。《神操》第一週（45號及其後）的第一端「默想」，題為「用靈魂的三種官能默想第一、第二、第三種罪」。記憶，讓人能將建議的祈禱主題及人對此主題所懷有的印象和圖像，帶到意識當中。人以理智進入主題的細節，為能理解它並發現其訊息。這需要人開始了解默想的內容與自己生命之間的關連。此關連激發意志，意志是《神操》中富於情感的官能，人藉由它得以受推動。此種祈禱方法是推論式的心禱，尤其適合處於煉路（或說煉淨的成長階段）的「初學者」（incipientes）¹⁵。福建團體此處清楚提起此方法，顯示它同樣也被應用於中國的初學者身上。

有趣的是，《口鐸日抄》也包含有關讀書方法的資訊。傳教士解釋：由於基督信仰的書籍意義深奧，不能像讀其他書那樣大略地讀。最好是選擇一段，甚至一句，反覆玩味，直到打從心裡了解。值得注意的是，選用來翻譯「to ponder」的詞語正落在「品味」的詞類中（「玩味」；「熟玩而詳味之」）。這描述與依納爵在《神操》第2號所描述的教學法相呼應：「因為博學周知，不能使人滿意，唯有深切地玩味體驗，方能令人心足。」

¹⁴ Kouduo richao 《口鐸日抄》，VI.9 (pp. 6a~b; A pp. 397~398)。

¹⁵ Cf. George Ganss, trans. & comm.,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2, pp. 154~155。

以此方式，書籍成爲「靈性之糧」或「性命之神藥」¹⁶。

同樣的方法也用於讀經。有一例是傳教士解釋：誦經看書有其益處，但還不是最大的益處；更重要的是默想（「存想」）。默想的方法分三步驟來解說：（一）「記其事」—記憶事實；（二）「繹其理」—推演意義；（三）「發其情」—發現內心感受。傳教士將此法應用於「聖母訪親」的經文。他詢問七位皈依者，他們依序對此經文作詮釋。此處可再度注意到依納爵《神操》概述的默想方法的影響。

十四日。爲聖母幸聖意撒伯瞻禮。先生又謂眾曰：教中工夫，誦經看書，固爲有益，然未爲大益也。必也其存想乎。顧存想有三端：一記其事，一繹其理，一發其情。三者備，而存想之功全矣。今日聖母往顧聖意撒伯日也。請先述其事，子繹其理，而發其情可乎。聖意撒伯者，聖母之親也。聖母方領報之時，天神又將聖意撒伯受孕之奇，兼報聖母。（詳見本論。）聖母因發熱心，速往顧之，山行三日，方至其家，比聖若翰生，始返。子等親聞斯語，不啻親睹其事，亦有存想。可爲余告者否。

問魯可。魯可對曰：聖母貞德可嘉。故天主選之爲母。天神之報，以其貞也。先生曰：然。世之榮福，孰有大子爲天主母者乎。乃聖母當領報之時，尚未敢遽許懼失其貞也。比天神以天主全能告，始致成命於主，斯其堅貞一念，又非尋常可擬者矣。

¹⁶ *Kouduo richao* 《口鐸日抄》，IV.6 (pp.9a-b; A pp. 271-272); VII.37 (p.29b-30a; A pp. 514-515); VIII.21 (p.22b; A p. 570) 亦見於 VI.22 (p.12b; A p. 410) (耶穌)「斯語可味也」。

問其香。其香對曰：聖母諸德咸備，即今日之事，標取四德焉，先生曰：云何？曰：領報而必矢童貞，貞也。聞意撒伯之孕，而熱心頓發，愛也。山行跋涉，艱辛不避，勤也。以天主之母而爲人服役者三閱月，謙也。是之謂四德。先生曰：然。之四德者，法其一焉。將終身行而不盡，矧四德之咸備者乎。(.....)¹⁷

在第一段引文中所提到的「默想操練」，也可能引述自費奇規 (Gaspar Ferreira, 1571~1649) 的《默想工夫》一書，他是一位耶穌會士，在華超過 45 年，但其事蹟後世所知不多。此書很可能是第一部對按《神操》進行的默想給予具體指導的著作¹⁸。這部鉅作 (共七卷) 按全德之路上精進的七項德行，分成七項操練：聖畏、賤世、自賤、少言、忍耐、謙遜、仁愛。每項包含約十五端默想，主要取材自福音 (基督生平、寓言等)。每端默想的指導分五節：(一) 題論；(二) 痛切、自愧、驚訝；(三) 仿效；(四) 感謝、獻送、冀願；(五) 祈禱。這或許是一本至今佚名作品的翻譯。若《口鐸日抄》中的段落參照的是費奇規的《默想方法》，後者成書日期應在 1634 年之前，但也可能稍晚一些 (在 1649 年他去世之前)。以下以耶穌 12 歲時留在聖殿的默想，作爲範例說明¹⁹：

¹⁷ 《口鐸日抄》，VIII.35 (pp. 31a~34a; A pp. 587~593)，海口，1640 年 7 月 2 日 (週一)。

¹⁸ 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Chinois 7332。

¹⁹ 《默想工夫》，卷 1，4a~5a 頁。

第四條：聖母尋覓耶穌

題論

聖母曾一年赴京師日路撒冷，朝拜天主於公聖殿中，同咸童之耶穌偕。往一時相失聖母，雖乾乾惕惕心中痛切尋之，然直至三日方能得之。

工夫

一、自愧

汝當自愧，謂耶穌當與汝偕焉，而汝卻不行。其往日路撒冷聖殿之路，即得善之聖路，而反行於罪過俗染之邪徑。又無有聖母之最淨最潔，又想聖母最淨最潔，尚失耶穌，何況汝耶爾當知道汝若行此等之路，雖先曾得之，不但一失之，耳且百千失之。況今既已失之，何以能復得之乎？

一、倣倣

汝當時時恐懼，勿失耶穌。或曾失離，當勿離聖母之側，而行聖母之勤懇、聖母之乾惕、聖母之痛切。如是尋之父，將復得之。

一、感謝

汝當讚美感謝天主，恒施接濟予。人其敬畏己者，主或自照臨之，欲人來願得己；主或自發現，欲人來愛慕己；主或自隱匿，欲人以願、以愛、以痛、來尋得己。

一、祈禱

汝當求主，賜汝以其聖畏，使汝勿失之。若或失之，又求其聖望，以復尋得之。

這些摘自《口鐸日抄》和《默想工夫》的段落也引我們去探究用來翻譯「meditation」的詞彙。常用於基督信仰文本的一個詞是「默想」。這詞在中國古典文本中極少用到，或許是新

構的複合詞。它是由「默」「想」兩字構成，「默」意為沈寂（無言）或安靜，「想」意為反省或思考，帶有渴望或想像的意蘊。這個複合詞所指的，並非一種「淨空心思」，如同佛教的「禪那」（梵語：dhyāna），亦非「反璞歸真」，如同儒家的「靜坐」。操練者專注於某個特定的聖經詞句或段落，用它作為自我省察和道德行動的主題²⁰。

此外，「工夫」是較通用的詞，指花在工作或讀書上的時間和努力，以及持續投入的專注，因此亦可代表「操練」。在最後一段引述所用的詞是「存想」，這詞用於道家傳統中。此段描述太短，不足以確認它是否嚴格而言與「默想」有所不同，但它可以突顯出「默想」（meditation）與「默觀」（contemplation）的差異。後者是用於神操第二週的祈禱方法，聖母訪親屬此範疇。默觀包含注意人物，他們的言語、行動，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運用想像。一般而言，默觀是觀看或注視，而引發反省和情緒。這方法既引人反省，往往也是推理式心禱。但通常它指一種平易而較富於感情的祈禱，尤其適用於默觀某些福音場景²¹。

這時期幾乎找不到關於《神操》手冊的資料，但這種種參考資料顯示，傳教士積極傳達神操中運用的祈禱方法，尤其是給初學者。

四、《神操》的中譯

最早提到的《神操》中譯本，可在耶穌會傳教士以中文寫下的一張書單上找到，這書單或許是艾儒略在 1642 年建立的。

²⁰ Cfr. Zürcher (2007), p. 487.

²¹ Ganss, p. 162.

提到此書時，並未指出作者或日期，只寫是 *Exercicios Espirituaes do Nossa Santo Padre Ignacio*²²。另一張更早、與艾儒略的書單類似的書單 (*Litterae Annuae* 1637)，顯示 1636 年並未包含這條參考書目。因此有可能最初的譯本，是在 1630 年代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翻譯。不過，並未提及有公開發行的譯本。

後續的參考書目出現在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 於 1686 年發表的書單中。此書單來源，可追溯到稍早的一份中文清單「聖教信證」，原由韓霖 (1601~1644) 與張廣 (大約 1570~1646/7) 所建立。柏應理的書單提到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 是 *Regulae Societatis nostrae sinice* 與 *Exercitia spiritualia S. P. Ignatii* 兩書的譯者²³。這張書單的中文版，則只提到《耶穌會例》屬於殷鐸澤名下作品²⁴。既知的是，殷鐸澤由歐洲歸來 (1669~1674) 之後，1674 年接掌管理杭州的中國初學修士；1676 年擔任傳教區視察員 (1676~1684)；接著出任中華省副省會長 (1686~1689)，在此期間，首批中國籍耶穌會士在中國大陸晉鐸，因此他與中國耶穌會士的陶成培育，有密切關連²⁵。幾年後，約於 1690 年，

²² Henri Bernard, "Les adaptation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1514~1688", *Monumenta Serica* 10 (1945), pp. 1~57, 309~88; p. 30: Liste C, n. 60。

²³ Bernard, p. 55: Liste G, nn. 225~226。

²⁴ 《聖教信證》，收錄於《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全六冊，吳相湘編 (台北：學生書局，1972)，第一冊，351 頁。

²⁵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2 vols,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1932~1934, pp. 322~323;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神操》中譯本已存在，也由一封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 SJ, 1655~1728）的信得到證實²⁶，但仍沒有提到譯者的名字。

目前為止，有一文本被認為很可能便是柏應理書單所指的譯本（因此它被歸屬於柏應理之作）。此書為佚名手稿，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內，題為《耶穌會例》²⁷。此書包含兩卷：第一卷是《耶穌會會規》（*Regulae Societatis Iesu*）幾個版本其中之一的內容選錄，其中包括了《會憲綱要》（*Summarium Constitutionum*），即耶穌會會憲的摘要，以及種種會規（*Regulae*），即在耶穌會內日常生活的規則²⁸；第二卷標題為《聖依納爵神行工夫》，可以視之為《神操》的一個譯本，但卻不是較常見的拉丁文版《神操》（所謂的 Vulgate 版）之譯本，而是極罕見的「行神操者」版本之翻譯。

一般來說，十六、七世紀常見的拉丁文版《神操》幾個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很少²⁹。耶穌會對保存自己的靈修傳統很謹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73, n. 414。

²⁶ Louis Lecomte [Le Comte], *Un jésuite à Pékin: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Ed. Frédérique Touboul-Bouyeure, Paris: Phébus, 1990, p. 426 (letter 11, to François d'Aix de La Chaize S.J. (1624~1709): "enfin les *Exercices* de saint Ignace pour les spirituels"。

²⁷ BnF, Chinois 7445.

²⁸ 請對照 *Regulae Societatis Iesu - Auctoritate septimae congregationis generalis auctae*, Romae: in Collegio Romano eiusdem Societatis, 1616。

²⁹ 這些版本的清單，見 Ignatius de Loyola, *Exercitia spiritualia sancti Ignatii de Loyola et eorum directoria*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57), Madrid: Rivadeneyrae, 1919, p. 708 ff.; Ignatius de Loyola, *Exercitia spiritualia sancti Ignatii de Loyola et eorum directoria* (*Monumenta*

慎，深怕被控以異端罪名，因而廣泛地透過管控《神操》（1548年初版）的編輯校訂及官方《神操指南》（*Directory*, 1591, 1599）的發行³⁰，來規範神操的實行。這本著作有特定的結構，多多少少可分為四部分：「凡例」（1~23號）是為帶神操者及行神操者的一般註記；「四週」（24~260號）包含了對這些操練的指示；「基督我等主的一生奧蹟」（261~312號）是基督生平51個情景的默想要點；最後是各種「規則」（313~370號），例如「分辨神類的規則」。上文提到日本耶穌會士於1596年出版的版本（*Exercitia Spirituaia Ignatij de Loyola*）也符合此結構。

這共同結構的一個例外，是1614年在法國里耳（Lille）出版的版本（無標題）：[Ignatius de Loyola], [*Exercitia spiritualia B. P. Ignatii Loyolae*], Insulis (=Lille): Ex officina Petri de Rache, 1614³¹。除了一個相應的法國版本以外³²，這版本只有另一1679年於提納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1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69, p. 725 ff。

³⁰ 重印收納於 Ignatius de Loyola (1919), p. 1003 ff and p. 1111 ff。

³¹ Ignatius de Loyola (1919), p. 713, n. 19; (1969), p. 726, n. 19. Carlos Sommervogel, *Bi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2 vols. Bruxelles-Paris, 1890~1932, repr. Heverlee: Ed. de la Bibliothèque S.J., 1960, vol. V, col. 62 指出這個版本特別之處。在布魯塞爾的聖哲研究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Bollandists: Museum Bollandium 9 XIII）可找到此書。

³² Sommervogel, vol. V, col. 68~69。一如拉丁版本，並未提及作者或書名。另有修正擴充版：Ignatius de Loyola, *Les vrais Exercices Spirituels du B.P. Ignace de Loyola, ... Ensemble la Guide ou Directoire pour ceux qui font faire lesdit Exercices*, (second revised, corrected and enlarged edition), Paris: Chez Sebastien Huré, 1620. 1614年版本中幾個被省略處，在1620年版本中再度引入，例如：所有

(Tyrnau / Trnava；昔為匈牙利王國，今斯洛伐克共和國)出版的版本被發現³³。一般而言，此版本的特色為，它從開始便是為行神操(領受神操)者而設，而非為帶神操者設計；因此可稱之為「行神操者版」。此版本只收錄了與行神操者有關的「凡例」(特別是5、11號)，而針對輔導神操者的「凡例」(如6、7、8、9號)則不列入，事實由此可見一斑。再者，1614年版本的印製，往往將書頁排成單面印刷，這樣便很容易將材料一天一天地分發給行神操者，而行神操者卻不會知道接下來的內容是什麼。

《神操》的中文版本顯而易見，是基於「行神操者版」的譯本。既然這中文版本只有一份手稿存留下來，印刷版本的樣貌無法知悉，但很清楚的是，譯者選擇了一本首要是為行神操者而設的手冊，他/她不僅實行這些操練，也能夠讀這本書³⁴。

與原版《神操》相較，「行神操者版」包含了一些其他的變異。這些變異也出現在中文版本中。首先不同的是一般架構。1614年的版本與中文版本完全按照四週的排法，除了在「四週」之前的「凡例」(1、3、5、4、11、4、12、13、20號)以外，默想與規則(神操的第三與第四部分)被排在特定的週之內，而非排在書末。例如「第一週分辨神類的規則」(313~327號)被安插於第一週內；「第二週分辨神類的規則」(328~336號)則放在第二週內；對基督的生平、苦難與復活的默想(261~312號)分別安插在第二、第三及第四週。將內容這樣安排於四週內，使行

的「凡例」(1~20號)都收錄在內(儘管序論中仍提到「凡例」縮減的號碼)，
「與教會同感的規則」(352~370號)亦然。

³³ Ignatius de Loyola (1919), pp. 719~720, n. 32; (1969), pp. 727~728, n. 32。

³⁴ Cf. Iparraguirre (1973), p. 130。

神操者較容易閱讀文本。

原版與「行神操者版」及中文版另一不同之處是，後兩者已加入了一些特定的默想。例如：第一週的第五次操練末尾加入了三個默想：關於死亡、關於審判和大罪造成的傷害；總告解之後附上浪子比喻的經文；第四週耶穌升天之後安插一段關於天堂的默想。序論中對這些附加內容加以解釋，也與在《神操指南》（1591、1599）³⁵中的指示相呼應。

所有與神操原版不同之處，均出現於 1614 年版本及中文版兩者中，這顯示中文版譯者使用了 1614 年版本（或是 1679 年的版本），或者某個至今仍不為人知的版本。

然而，1614 年版本與中文版仍有幾處差異。第一系列的差異關乎結構。儘管兩者均將默想及規則整合排入四週之內，一些例子中安置於某週的位置並不相同。「關於心窄的規則」（345~351 號）中文版中放在第一週的開始，而非如 1614 年版本放在文本的結尾。不過，這點與 1614 年版本序論中的評註一致——這些規則在神操的任何時刻，都能派上用場。另一個例子是「祈禱三式」（238~260 號），在 1614 年版本中被分開來，在中文版的末尾卻得以重新組合。這些例子全都可能是譯者按理性所做的選擇。

中文版本有些增補之處。在對基督生平的默想之中，有好幾端在原版《神操》中呈現，但卻不見於 1614 年版本的默想，再次被添補上了：「割損」（266 號）、「三賢士」（267 號）、

³⁵ Ignatius de Loyola (1919), *Directory* (1591): pp. 1041, 1044; *Directory* (1599): pp. 1143 (ch. XV), 1146 (ch. XVII).; Ignatius de Loyola (1620), p. 309 (ch. XV, n. 4), p. 316 (ch. XVII, n. 2)。

「基督平息風浪」（279 號）、「派遣使徒」（281 號）、「瑪達肋納歸正」（282 號）、「飽餵五千人」（283 號）。此處也難以確定為何增補這些，但所做的增補顯示出譯者熟悉原版《神操》，更或許手邊就有一本原版《神操》。

還有些增添之處未見於原版《神操》，也不見於 1614 年版本：在第一週譯者收入了關於「個人審判」、善終、小罪的默想，以及一份為領受聖體的準備材料。在第三週「十字架上的奧蹟」（297 號）的默想，有一段關於耶穌臨終七言的默想，及一段關於耶穌苦難奧蹟的默想。它們反映了在十七世紀歐洲對於《神操》詮釋的轉變，反映出相當負面的世界觀——人類的悲慘不幸、悖命並與天主隔離，並因此需要追隨耶穌基督的模範，回歸天主³⁶。

另一項改編有關默想本身：有些默想比原版的默想更詳細、更長。例如「原則與基礎」（23 號）全然轉換成默想，分為三「款」及好些次要點。

月內第一分³⁷

神行之始基

默想第一款，天主為何而生人？要人識認而讚美之，恭敬之，專心奉事之，而行此終得升天，永受常生之福慶。

工夫當想天主自無始之始，而有意生汝。無教人尚在無中，而于無中取汝為人；不取汝為木石禽獸之類，

³⁶ Cf. Iparraguirre (1973), pp. 128, 445。

³⁷ 《耶穌會例》，卷下，4^a-5^a。

慈然賦汝靈性三司，形之五官，而成全人，爲何，汝當激發神情。如後七端。

- 一，當驚訝，至尊之主，記汝纖微之物。
- 二，當謝，汝主，選汝爲全人，而尚素置無數人于無中。
- 三，當愛，汝主生汝，爲同天主享無窮之榮福。
- 四，當慚愧，向來不知大主洪息，不知自己尊貴。
- 五，當恐懼，爲汝諸醜行意情偏情，不得中天主生汝之意。
- 六，當惡己重罪，因其阻汝升天之路。
- 七，要真心決定，汝全神形三司五官，俱用奉事萬事真主。

第二款，天主爲何而生萬物？生萬物爲人，而扶持人爲得中天主生人之至意。

工夫當想萬物，能扶持汝識認記憶愛敬于天主，又增加汝力量爲奉事天主，汝當激發神情。如後五端。

- 一，當驚訝全善之主，爲汝卑微之人而生萬物。
- 二，當感謝天主洪仁，普施世間諸物爲汝，若世間惟汝一人，天主亦肯存世間萬物以爲汝。
- 三，當輕賤世物，因世物非汝主持，惟用助汝奉事天主。
- 四，當慚愧爲汝向所偏愛于世物，如得天上之福所以由此偏愛陷汝于多重之罪。
- 五，當求天主賜以寵佑，決定改過，用汝全神形與萬物奉事天主，爲天主榮福。

第三款，所以用世間諸物，內有所當用而天主不禁，但人當謹守節度。如簡選願愛其世物，宜願選能扶持以得中天主生人之意。即如肉身平安，而有榮貴壽孝，則不能扶持于得天主生人之意，不如願肉身苦痛卑賤貧窮病夭矣。

工夫當想世間萬物有三種，一，能扶持汝無有阻當；

二，為汝軟弱明白阻當；三，乃平常無損無益，放當細察，汝心內有何阻當為不得中天主生己之意，汝當激發神情。

一，當決定以後惟用扶持汝之物，雖艱難當安心忍守，如貧窘疾苦戮辱。

二，當遠絕所阻汝者，要辭肉身之逸樂。

三，當平易汝心，用前無損無益之物皆當合天主之意。

想畢，與天主相語心祝全獻己于天主，自今已後，決定悔改而再新。

畢念在天亞物各一遍。

基督生平的默想一般分為三點，但這些要點通常比《神操》中的內容長些，有時還有不同內容（例如 267 號「三賢士」的第二點）。這些當中有些可能是譯者所做的改變。因為設想到中國的行神操者可能不如歐洲讀者那樣熟悉聖經故事，譯者可能抱此見解一加入更多解釋是有必要的。關於耶穌 12 歲時留在聖殿的默想可以再度用來作為範例：

默存耶穌十二歲自隱聖殿講道³⁸

默想之初詞

預備三業，依題作像如前。

默想第一款，想耶穌至十二歲，隨聖母同聖若瑟于納雜肋得府，往省熱路撒冷府聖殿，慶大瞻禮，朝拜天主。後

³⁸ 《耶穌會例》，卷下，26b.

自隱殿中，與諸司教，講究經旨。

第二款，想聖母與聖若瑟瞻禮而歸，不識耶穌聖意，留頓殿中。歸途日暮，始覺，聖母同聖若瑟遍處憂尋，訪詢親友，痛切三日。

第三款，想聖母同聖若瑟，尋覓至第三日，復尋至省堂，得見耶穌于聖殿，在司教之中，辨論聖道，解釋經旨諸事，載聞再問，諸司教駭異敬服，為其上知，謂其捷答。聖母上前曰：吾愛子，何故素我，今我同汝父痛切覓爾。耶穌起恭應曰：爾何尋我如是切乎，不知我有一吾罷德肋之事，我即可在茲也。

相語心祝猶各發情。

畢念在天一遍。

除了《神操》的文字翻譯之外³⁹，當時出版的還有些因神操而受啓發的其他著作，與之關係密切。一本例外的書是 *Considerações mvi proveitosas pera qual quer Christaõ viuer bem, e Christamente, e alcançar a bemaventurança*（「為以基督信仰的方式善度基督徒的良好生活與獲致救恩，最有益的考量」），是一位不知名的耶穌會士所著，於 1681 年在廣東印行⁴⁰。此書很獨特，因為它屬於少數在中國以西方文字印行的書籍。它印在中國萱紙上，

³⁹ 神操的另一中譯本被歸諸耶穌會士馮秉正 (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S.J., 1669-1748)。目前為止仍未發現此譯本，除非上述的翻譯是他的譯作。然而，馮秉正的其他幾本著作與神操密切相關（見下文）。Pfister, p. 601 n.8; Sommervogel, vol. V, col. 331。

⁴⁰ ARSI, Jap.Sin. I, 185。

裝訂也是中式風格。在解釋一些不同的祈禱和默想方式之後，共有四十端默想，按神操的四週分隔開來。在給讀者的訊息中，作者說他不打算寫一本默想的書，因為已有其他優秀作者寫過好幾本這樣的書，但他只想要重新協調，來彌補此傳教區這類書籍的缺乏。

這本書有耶穌會士魯貝理（Andrea-Giovanni Lubelli S.J., 1611~1685）的認可，讀者或者會納悶他本身是否也參與本書的寫作。耶穌生平之後，在 *Consideraçõs* 中最終的默想標題分別為：「有效聆聽彌撒的方法」（Modo de ouvir Missa com fruto）、「妥辦告解的方法」（Modo pera bem Confessarse）以及「論領聖體」（Da sagrada Comunhão）。這些標題形成另兩部魯貝里的著作（或者被歸於他名下的著作）：《善生福終正路》（約於 1673~1674）⁴¹ 和佚名作者的《默想規矩》⁴² 的主要部分。類似的默想與指示也能在依納爵靈修的知名作者的著作中找到，諸如皮納利（Luca Pinelli SJ, 1542~1607）、薩拉札（Francesco de Salazar, 1559~1599）或拉普恩特（Luis de la Puente SJ, 1554~1624），但到目前為止都無法確認他們的著作是 *Consideraçõs* 或魯貝里著作的來源⁴³。也值得一提的是穆迪我

⁴¹ ARSI, Jap.Sin. I, 175。

⁴² ARSI, Jap.Sin. I, 174.7（重印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三冊，507~526 頁）。

⁴³ 在 Couplet (1686) 的書目清單中，提到魯貝里是“meditationes praecipuorum fidei mysteriorum”的作者，描述的內容非常近似於拉普恩特廣為人知的著作 *Meditationes de praecipuis fidei nostrae mysteriis*。見 Bernard, p. 56: Liste G, n. 250。諸如皮納利、薩拉札、拉普恩特及許多其他歐洲靈修作家的著作，可在北堂圖書館（the Beitang Library）找到：見 Hubert Verhaeren,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Beij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49;

(Jacques Motel SJ, 1619~1692) 的《成修神務》，這是一篇關於靈修成全之道的論文。它的三部分遵循對靈修生活的古典式劃分：「煉路」、「明路」、「合路」⁴⁴。

神操譯成中文，遠早於福音或聖經的中譯，這本身便意義重大。一方面，它顯示了神操在華文環境脈絡中所受到的重視，這與拉丁文版、西班牙文版及其他歐語版本數量的增長相呼應。另一方面，譯者選擇「行神操者」版意味著他想到平信徒個人出於自發地做神操的可能性。要斷定此一或許僅有手抄本形式的版本散佈的廣泛程度，是困難的，雖然十九世紀的資料來源顯示它在十九世紀早期散佈很廣⁴⁵。

五、根據神操帶領的團體退省

十七世紀末，法籍耶穌會士來華，帶給實行神操新的動力。他們在法國實行的神操經歷了重大改變，而這批來華的耶穌會士受到這些改變的影響。在十七世紀早期的歐洲，神操是在耶穌會會院或學院個別授與，行神操者能有自己的房間。最普遍的形式是 30 天個人退省。當時，除了培育中的耶穌會士之外，多數行神操者是司鐸及在俗的神學生。但後來出現了較短的神

rep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9。

⁴⁴ BnF, Chinois 7242。

⁴⁵ Bernadette Truchet, “Les Jésuites en Chine (1841-1844): Regards d’ethnographes?” in *Anthropologie et missiologie, XIXe – XXe siècles: Entre connivence et rivalité*, Paris: Karthala, 2004, pp. 281~301; pp. 289~90, letter of 20 November 1842 (Gotteland?): “Les Ecclésiastiques du pays possèdent tous le livre des exercices traduit autrefois par le P. Prosper Intorcetta ... Ce même Père a aussi traduit nos règles. On m’a promis un exemplaire du premier ouvrage.”

操版本，僅限於第一週的操練，時間則限制在 8~10 天內。再者，特別為平信徒而設的團體退省，開始散佈開來。這導致特為此種操練而組織的「避靜院」的創立。第一所避靜院於 1663 年在耶穌會士休比（Vincent Huby S.J., 1608~1693）的指揮下，建立於瓦訥（Vannes，位於法國的布列塔尼地區）。其他地方很快便起而效法。這些退省往往是為不識字的人們舉辦，逐漸發展為普遍的要理講授、闡述、歌詠、講解圖畫等等。法籍耶穌會士引進中國的，正是此種型態的退省。這在殷弘緒（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的一封信（1712 年 8 月 12 日於饒州，今江西景德鎮）中清楚顯示出來，他詳述了這些退省如何進行⁴⁶：

新信徒們主要在近年來我們令其進行的心靈退省中對聖寵產生了最強烈的感受。是沙守信[Emeric Langlois] de Chavagnac (1670~1717) 神父首先想到讓中國人按聖依納爵的方法從事宗教活動的；他在法國一些省份，尤其在布列塔尼也曾這樣做過，這類宗教活動對改革習俗及聖化這個秀麗省份的百姓起了重要作用。今年，我效法這位虔誠的傳教士，讓我的基督徒進行了三次心靈退省：兩次在饒州，一次在景德鎮。我尊敬的神父，請允許我對您詳細談談；我相信您從中既可瞭解這類退省中保留的程

⁴⁶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nouvelle édition, ornée de cinquante belles gravures: Mémoires de la Chine*, Lyon: J. Vernarel Éte. Cabin, 1819, vol. 10, pp. 82~103: pp. 83~89；《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中國和印度傳教區巡閱使神父的信》，收錄於杜赫德（J. B. Du Halde SJ）編著的《耶士中集：中回》（由德弟、一民、沈、朱及耿昇譯為中文），州大象出版社，2005，卷上，第二冊，59~61 頁。

式、它們在新信徒心中喚起的贖罪痛悔的意識，又可瞭解新信徒們從中獲得的利於他們日益走上至善之路的成果。

首先說說我在八天退省期間採取的辦法。那些被接納參加退省的人（他們將其視為一個大恩典）於規定日期來到我的教堂。人員到齊後，我對他們講一次話：說明退省目的、做好退省對他們是多麼重要、他們所擁有的確保其靈魂得救的神佑及手段、必須遵守的規章，以及度過這些聖潔的日子所必需的寧靜和虔敬，以便使悔罪的八天補救往昔漫長的有罪歲月，同時使他們在有生之年充滿虔誠。

談話結束後就舉行祈禱，內容是背誦三遍懺悔誓約，背誦時速度要慢，聲音要低，每一遍之間間歇較長。隨後，他們逐個端莊地走到祭壇跟前，我在那裏向每人分發一個帶耶穌像的十字架和聖母像，還給提出要求的人發幾件贖罪器具；同時提醒他們像在其之前進行此類退省的人一樣，做一件同樣用於聖事的器具。然後，我把他們帶進房間（由於我缺乏住房，所以只得讓許多人同居一室）。伙食極為簡單，我於他們則分文不收，因此它與人們每年向我提供的微薄薪俸是相稱的。上帝對此類宗教活動的降福，綽綽有餘地補償了我因削減本人必要開支而遭受的損失。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倘若聖職人員收入更充裕一些，他們做的善事將遠為更多，因為這類事僅靠他們所並不缺乏的虔誠和善意是不夠的。一名傳教士所感到的惟一困難可能就在於此。

整個退省期間，我主要關心的是隨時使退省者全神貫注，同時盡我所能變換每天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深思基督教的偉大真理和宗教的主要奧義，勸導其遵守上帝的戒律，進行懺悔和領聖體，在逆境中應有耐心，注意使一切最普通的行為也變得聖潔，還要熱心關注教友的永福。我還頻頻要求他們逐個作出符合

信條的信德行為，這可以使他們為重新發願——他們接受洗禮時曾發過願——的儀式做好準備。

此外，我還向他們解釋了展示罪人和遵守教規的義人在今生和死後不同狀況的圖畫。您知道這一如此平常的宗教活動，在布列塔尼舉行的退省活動中，產生過怎樣的效果，它在我們新信徒心頭留下了同樣的印象。我相信這是退省中最實用的辦法之一。最後，他們飯後都有一次個別交談，這代替了課間休息。我在此類交談中向他們轉述《聖經》中某些例子，或是與他們當天思考的真理最吻合的教會史上的種種啓示。這些在實踐中如此再現了的真理，使信念中增添了例證，同時進一步堅定了他們在思考後下定了的決心。他們把集體活動之間的空餘時間，或用於閱讀宗教書籍，或在紙上記下上帝啓示他們的高尚的思想，再或是準備全面懺悔。實行這種辦法，白天就不會有任何空閒時間，而環環相扣的種種活動的多樣性，又使他們自己都驚訝這段聖潔的時光，居然過得如此神速。

退省期間的聖餐是與當眾認錯活動結合進行的，以便他們以某種方式補救可能犯下的錯誤；因此，聖餐桌上不作聖體出現時所要求的佈置。如今他們習慣於在某些日子裏來到教堂，匍伏在賜予聖餐的地方，同時以種種信德、謙恭和熱愛上帝的行為（領聖體），為這一如此聖潔的行動做好準備。

我認為最引人注目的活動之一，是敬奉十字架。由於我第一次舉行退省活動時正值聖周，這一儀式自然需要舉行；我發現鑒於人們心理準備遠比平時充分，因此憂傷和痛悔之情格外強烈。他們匍伏在帶耶穌像的十字架旁，淚如泉湧，教堂各個角落一片歎息嗚咽之聲。這一情景使我如此感動，迫使我不時中斷耶穌受難日的祭禮，甚至難以完成儀式。正是這一切使我下了決心：不

管何時舉行退省，這一儀式不可省略。我把這一儀式安排在他們對救世主受難進行思考以後舉行。

最後，退省以一項如同總結的活動結束。即他們要作出書面保證：永不忘記這段聖潔時間裏獲得的聖寵，並以全部的忠誠使自己與之相稱；終生憎惡退省期間之所憎惡；只尊重在此期間所尊重的東西，並以虔誠的一生感謝耶穌基督給他們的無邊的愛。每人在這頁紙下方，還要寫明自己的主要決心，每次領受聖事均應將其隨身攜帶，去世時則要把它放進棺材。此舉可使他們產生強烈印象，並隨時提醒他們忠實履行退省時許下的諾言。

我尊敬的神父，您很容易判斷，一個傳教士不付出巨大艱辛是無法舉辦這類退省的；然而，當他看到大批基督徒因聖寵而致力於悔罪之念，當他滿懷感激之情，擦去因神聖話語的力量和熱忱而使其猶如泉湧的淚水，此刻，他付出的所有辛勞都因充盈內心的慰藉而消退了。

法籍耶穌會士寄回歐洲的信中，多半記錄中國的風俗習慣與科學。然而，這封信闡明了靈修操練是他們使徒工作的核心。這位傳教士對於自己所帶領退省的成功，或許有點過度熱中，但無疑地，他讚賞中國基督徒的虔誠與奉獻。這份報告展示出當時依納爵《神操》實行的新發展，得以充分引介給這些基督徒。

六、傳教士和來華耶穌會士所撰日常生活八日或十日退省中的默想專論

在歐洲的另一進展，是一些靈修輔導者編纂了《神操》，來幫助退省者，藉書冊的幫助，獨自（或幾近於獨自）做神操。

這變得必要，因為越來越多人不僅一次地做神操。這些書遵循《神操》的架構，並包含在 8~10 日退省中每日所做三至四端默想的詳細指示，包括祈禱與靈修方面的解說。

在中國傳教區能觀察到同樣的演進：由來華司鐸撰寫，特為 8~10 日的日常生活退省而設的默想專論數目，日益增多。在這方面，中國傳教區不僅採用法國的靈修傳統，也取用了非常重要的義大利傳統。這點由葡籍耶穌會士林安多（António da Silva SJ, 1654~1726）的《崇修精蘊》可見一斑⁴⁷。林安多或許是在 1710 年代為 10 天退省編寫了這些指示說明，每日三端默想。每端默想通常具有下列結構：主題的一般描述（「題旨」）；預備祈禱（「祝文」，或「小引」）；設想場景（「定像」）；短禱（「簡禱」）；要點（「思」）；對禱（「祝言」）；反省（「覆省」）。書末並附告解與自我省察（*examen*：「省察」）的指示說明。此著作維持手稿的樣式，直到 1893 年耶穌會士龔古愚（Simon Kong SJ）加以編訂。不過，或許從 1738 年（或 1783 年）起，它似乎便以手抄本的方式流傳，並授與那些到耶穌會士居所做退省的人⁴⁸。

《崇修精蘊》其實是譯本，原著乃由義籍耶穌會士卡檀鈕（Carlabrogio Cattaneo, 1645~1705）所撰，於其身後出版的《神操指南》（*Esercizii spirituali di S. Ignazio*, first edition, Venice, 1711）。卡檀鈕是一位聞名的宣道者，一生大半時光在米蘭度過。他依循神操所撰寫的退省指南，在他死後出版，多次重印，並譯成數種語

⁴⁷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di Roma（意大利國家圖書館）：
BNC.VE, 72 B.218; repr. 香港：納匝肋，1929。

⁴⁸ Pfister, p. 480, no. 2; p. 807 (note 1); p. 889 (note 2);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中局，1949；重印：台北，1958；北京：中局，1989），60 頁。

言。他的默想由始至終指引退省者，包括對禱及用感情推動之處在內。默想原文是以非常典雅的風格寫成，不時顯露淵博學識，且經常引用教父及神學家的文句⁴⁹。可舉第一日開頭的第一端反省為例。

第一日工 此日神工獻于天主聖父

第一次默想題 神工基址

題旨 聖依納爵訓云：人生定向，在讚頌敬事天主，卒歸天堂本國。故此題之義，經緯數目全工，誠乃事主守誠，保存神命之準則。蓋紀綱立，而秩序始彰也。如行遠者，以所止，為所行之定向。既有定向，又當明必由之正道何在，而取擇焉。昔聖伯爾納鐸，常以默想題兩端。命其會士云：汝從何來？汝從何往？我於此日神工，僭加一言曰：汝今何在？共為默想之三端云。

祝文 同前

小引 同前

定像 想萬物如百川流水。天主如汪洋大海。萬物出自天主無限全能，而皆以向主為歸。如百川之出自大海，而皆以歸海為向。我亦列於萬物之一。亦以天主為向。而與萬物同歸於天主也。

簡禱 求主賜我真光，得悉吾生終向之廣大，從茲堅定我心，永不遠離斯向。

首思 汝從何來？想我神形，乃從全無中而來者也。既從全無而來，則知未生我之千百年前，雖有此國此家，而我絕無端倪，可為人所念及者也。我之有無，無關輕重於世，不啻一螻

⁴⁹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vol. II,1, col. 353; Iparraguirre (1973), p. 288 n. 105, p. 505; Sommervogel, vol. II, col. 890 ff.

蟻之存亡而已。嗚呼，出於全無之人，是何本質。經嘗訓人謙曰：汝乃灰塵，何倨之有。夫灰塵雖微，尚屬於有當。我未生以前，雖灰塵之微，亦不及也。我前既屬全無，及今所有之生命，心思呼吸諸能，皆非我能自具。實為主之全能，使之為有者。經所謂從無中，招之使有。若從有中，招之使出也，是則我之所有，俱出於主之全能寶庫，絕無假借矣。然主所未造之人，任其在全無之內，不可勝計。今我先蒙簡拔，享有此生，功力何有於我者。經故曰：吾主爾乃以手造我成我，并以爾手加我也。然而主恩之尤巨者，不但授我以生，且又保存無間，俾勿淪於殞滅。若論我之為我，非特不能自生。雖頃刻自保亦不能也，是知我之本體，皆屬主物，非我自育之物也。天主實為我主，我非己身之主也。是以經為主云：伊造吾儕，非吾儕自造也。一如美麗丹青，皆出於繪畫之士。深幽宅第，受成於肯構之主焉。設有一日，主取所授於我曰：還我所賦靈明，則我所存者何物，如禽獸而已。還我所與覺性，則我所存者又何物，如頑石而已。然此頑然之質，亦屬主物。倘主亦令還之，則我所存，止有依賴之體而已。然此依賴者，亦主物也。主並令還之，則我所存者尚有何物，全無而已。由是而知事主之責，非暫世傭人事主者可比。蓋傭人之值，非生存保養之恩。事奉之道，無怪乎朝夕反覆而無恒也。在吾人事主之職，實含仰報生存保養之恩，超出國君身父之上。更當盡心竭力，歷始終如一日。故我生存在世，非為事己私情，事彼世俗與彼魔鬼者也。彼三者，無一授我之生，實能戕我之靈。惟授生之主，乃本然之主，生活之原。我之敬事，自當切向無他。惟主是奉，理也，義也，我當逐一思維焉。如田園之主，宜享穀菓之奉，僕役舟車之主，宜專使令之尊，無容辭諉也。由是思之，即此名分一端，殊關嚴切。今我事奉之，實不知何在。可謂真所從來矣。

不過，卡檀鈕的 8 日退省在中文版裡轉變為 10 日退省。中文版的文本增補了一些默想，取自另一本廣為流傳的神操著作，即另一位義籍耶穌會士畢納蒙提（Giampietro Pinamonti, 1632~1703）的 *Eserciti spirituali per 10 giorni* (Bologna, 1698)。畢納蒙提是在許多傳教區很受歡迎的神操輔導，他的靈修著作散佈極廣，同時也促成了一波新的敬禮熱忱。他的焦點在於基督徒生活的實行上，而這些默想是以樸直的風格寫成，一般讀者都能充分理解⁵⁰。

另一部與神操緊密相關的著作，是《聖經廣益》，1740 年由法籍耶穌會士馮秉正（Joseph M. A.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匯編⁵¹。這本書反映出十七世紀在歐洲實行神操中所衍生的其他發展。此書的基礎並非神操本身，而是依據禮儀年安排的主日讀經。這些讀經經文直接抄自陽瑪諾（Manuel Dias, 1574~1659）的《聖經直解》（1636~1642）⁵²。每篇讀經後頭接著應實行的德行態度（宜行之德），包含三端默想（聖思），以及包含一篇禱詞（祝文）的求恩（當務之求）。此著作是以相當古典的語言風格編寫成。耶穌在聖殿的這段福音可再次做為例子⁵³：

三王來朝後第一主日 聖史路加第二篇

耶穌一紀，伊等，上日路撒冷，如瞻禮規。禮日既闕，

⁵⁰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vol. XII,2, col. 1763~1765; Iparraguirre 7, p. 258 n. 101, p. 553, 559; Sommervogel, vol. VI, col. 763 ff.

⁵¹ BnF, Chinois 6804.

⁵² 《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四、五、六冊。

⁵³ 《聖經廣益》，上卷，22a~23b。

伊等行返。乃童耶穌，自止日路撒冷。厥親弗知，度在群行。行及程，乃訪求於親族知識。不獲，復返日路撒冷覓之。終三日，乃見在聖殿。端坐司教者中，載聞載問，聽者駭異，為其上知，為其捷答。見則愕。聖母語之曰：兒曷俾我輩若茲，爾父暨予，痛切覓爾。答曰：曷予覓哉。弗知一有吾父之事。予即可在茲。伊等尚弗達於伊言。時同伊，下返納匝肋德而屬下之。維茲眾辭，母畜迺心。耶穌寢加上知，漸增厥齡，日益受寵愛於天主，及眾人之前。

宜行之德 謹守聖寵

聖思 一。天主聖寵，為人之大寶。失落此寶，還有何事。可比其凶險麼。失落世財，必然心中懊惱。失落聖寵，並無懊惱。可為愛靈魂否。失落聖寵，即是失落天堂。竟為天主之仇，決定下地獄。汝且付之不顧，還說得自愛自己麼。汝為失財而痛哭或為喪子孫而痛哭。救不得所失之財。挽回不得所喪之子孫。白白的痛哭。若為失聖寵而痛哭，可以救回所失之聖寵，為何不哭。一。聖母不見耶穌，慌忙尋覓。汝該隨此表樣。偶然犯罪，失落聖寵，就該立刻盡心尋覓所失之聖寵。若有了重罪，彼時即死，不失落靈魂麼。一。為要不離聖寵，當速離犯罪之處。有人常常犯一樣之罪。因不離此犯罪地方的緣故。若或犯罪之處，難以離開。先該預備盡心求主。雖有萬死萬難之艱苦，也不容陷於罪惡。每早定此主意。每晚小心警省。此罪自然離開。

當務之求 為國家太平

祝文 望天主。慨然應爾民伏求之願。俾知宜行之事。力行所知者。為爾子耶穌基利斯督。亞孟。

此種將默想編纂成書的作法，正呼應十七世紀歐洲的一股演變趨勢，亦即不將神操局限於特定的一段避靜時期，而是在一年期間中進行，將神操操練與每日祈禱整合。有些十七世紀的歐洲作者將整年的默想和退省時期的默想，合併放在同一本書中。《聖經廣益》也是如此。在此書的開端，有幾篇與退省清楚關連的論題：「避靜根本」(ff.3~7)簡短解釋退省的原則，尤其是為八日退省；「八日內每日行工時刻」(ff.8~10)則針對八日退省中一日的時刻表(每一時辰)，提供非常詳細的總覽⁵⁴。

八日內每日行工時刻

卯初起來念早課。至三刻

卯初三刻預備第一默想神工。至卯正

卯正默想。至辰初

辰初查默想神工。至一刻

辰初一刻望彌撒。至辰正

辰正喫茶。至一刻

辰正一刻看書。至三刻

辰正三刻預備第二默想神工。至巳除

巳初默想。至巳正

巳正查默想神工。至巳正一刻

巳正一刻省察一早事務。至巳正二刻

巳正二刻喫飯。至午初

午初隨便或看本日之書或念自己私經或略歌

⁵⁴ 《聖經廣益》，首卷，8a~9b。

一二刻俱可。至午正
午正私省察。至一刻
午正一刻念聖心規程。至三刻
午正三刻預備查自己常行神工。至未初
未初查自己常行神工。至未正
未正寫定本日所查常行規矩以備遵行。至一刻
未正一刻念玫瑰經全分。至三刻
未正三刻預備第三默想神工。至申初
申初默想。至申正
申正查默想神工。至一刻
申正一刻看書。至三刻
申正三刻喫晚飯。至酉初一刻
酉除一刻照前隨便。至酉正一刻
酉正一刻念晚課及自己私經。至三刻
酉正三刻省查自己一日事務私省察。至戌初
戌初看書。至戌初二刻
戌初二刻預備明日默想題目。至戌正
戌正照常就寢。

「八日內默想看書題目」(ff. 11~16) 包含退省每日三端默想和閱讀(「看書」)期間的參考書目。這些書目提到《聖經廣益》中的段落。例如，為第一天，有以下的參考書目⁵⁵：

⁵⁵ 《聖經廣益》，首卷，10a~10b。

八日內默想看書題目

第一日

第一默想。善用暫生。見聖年廣益一編十四日

第二默想。小心時候。見聖年廣益一編十一日

第三默想。小心靈魂。見聖年廣益一編一日

查自己常行神工看默想神工簡易要法與所行相合

否。見聖年廣益首編四張

看聖保祿聖傳聖思。見聖年廣益一編十五日

看聖保祿聖傳聖思。見聖年廣益一編十五日

謹隨聖佑。見聖年廣益耶穌聖誕前第二主日

輕己。見聖年廣益聖灰禮儀

重靈。見聖年廣益降臨後第二十一主日

盡心。見聖年廣益一編二日

也有些參考書目指向一本類似的書，即《聖年廣益》(Sheng nian guang yi)，也是由馮秉正翻譯的。將如此詳細的退省每日時刻表安插進來，是沿襲布列塔尼(即今法國)平信徒在團體中做神操的典型方式。在畢納蒙提的著作 *Esercizi spirituali di san Ignazio Proposti alle persone secolari* 中，會發現非常相似的時刻表，是為一般退省或 10 或 8 日退省中的每日操練而設，此書有多種語言的譯本，可在北堂圖書館找到⁵⁶。

《聖年廣益》採用的基礎並非聖經章節，而是聖人生平傳

⁵⁶ Verhaeren, n. 3402 (in Italian, ed. 1699); n. 3707 (in Spanish, ed. 1726)。

記⁵⁷。這些傳略是按禮儀年度中聖人瞻禮的順序編排。正如《聖經廣益》一樣，每節包含簡短的格言（「警言」）、聖人生平（「聖傳」），接著是「默想要點」（「宜行之德」）和祈禱（「當務之求」）。在引言中有一段默想的簡短指引：「默想神功簡易要法」，分為四層面：準備（「預備」）、運用圖像（「形象」）、默觀（「默存」）及求恩的祈禱（「祈求」）。接下來是關於祈禱簡短可行的六個忠告（地點、時間、主題等等）。此節尤其強調神操中所謂的祈禱第二式（神操 249~257 號），包含專注於一詞句或一個字，只要還能找尋到意義、譬喻、滋味和神慰，便盡情停留於其上。《聖經廣益》目的在於默想，但如同引言（f. 2b）中所解說的，倘若時間不足以進行默想，也可以僅限於閱讀當日經文。

有幾處當代的資料來源提到，《聖經廣益》乃是「柯羅塞及其他著作」之譯本加上註釋。柯羅塞（Jean Croiset, 1656~1738）是知名的靈修作家，他的許多著作中有一本是關於聖心敬禮的書。他還寫過好幾本關於默想的書，特色為運用禮儀年（包括聖俗兩種）來進行每日默想⁵⁸。然而，將此書與他著作 *Exercices de piété*（亦即 *Année chrétienne ou Vie des Saints et Exercices de piété pour les dimanches, les fêtes mobiles et tous les jours de l'année*, Lyon: Pélagaud, 1868 之更新版）的幾個版本進行比較後，顯示上述的直譯假設無法成立。然而，馮秉正和他的同伴如宋君榮（Antoine Gaubil S.J., 1689~1759）和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 S.J., 1695~1767）等人由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早期的法國靈修趨勢獲得啟發，這點似乎是相當清楚的。馮秉正確實深受柯羅瑟（Croiset）大力倡導的

⁵⁷ BnF, Chinois 6786~6791。

⁵⁸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vol. II,2, col. 2560。

聖心敬禮影響。在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一書中所提到的 "un abrégé de la dévotion au sacré Coeur"，與一篇標題為「聖心規條」（聖心規程，約 1740~1745）的短文有關。首先是一段簡短的引言，說明了此一啓示給瑪加利大（Marguerite-Marie Alacoque, 1647~1690）的敬禮要素，及以玫瑰經祈禱來光榮耶穌聖心和聖母聖心的方式。接著是短禱、耶穌聖心禱文與聖母聖心禱文⁵⁹。

在華的耶穌會士也編纂了類似的專論。其中一例是沈若瑟（Joseph Saraiva SJ，亦名東行）與魏福良（Florian Bahr SJ, 1706~1771）合作編訂的《易簡禱藝》（1758）⁶⁰。書中的指示並非針對在退省中所做的神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行的默想。此著作分為四部分：上卷：祈禱規則（祈禱的意義與規則）；中卷：祈禱助益（包括默想基督生平的要點與自我省察）；下卷：祈禱月課（一個月的默想要點）；續卷：私省察式（自我省察的指示）。著作的可能來源，至今未被辨識出來。不過，在續卷中的自我省察方法（私省察式）是出自依納爵神操中「日用專題省察」（24~31 號）這節的部分譯文。

⁵⁹ 請對照 Jean Croiset, *Dévotion au sacré coeur de Notre-Seigneur Jesus-Christ / contenant une pratique de dévotion pour honorer le sacré coeur de la très-sainte Vierge Marie. l'Abrégé de la vie de Soeur Marguerite-Marie Alacoque...et l'Office de la divine Providence*, Limoges: L. Barbou, s.d. (first edition Dijon. 1680), p. 168ff.: "Litanies à l'honneur du sacré coeur de Jesus" (very similar) and p. 358ff.: "Litanies du sacré coeur de Marie" (de Mailla's version contains variations) °

⁶⁰ BNC.VE, 72 A.160, 236 °

結 論

有關神操在早期中國傳教區，還有更多層面需要探究（例如接受的效果、靈修詞彙，尤其是在華文脈絡中的互動），但本篇歷史性的概觀，導向一些初步的結論。中國傳教區往往被呈現為針對「菁英份子」的傳教區，主要透過「科學」知識的傳輸來進行福傳。這篇概觀藉由專注於探討神操的實行，顯示了在此傳教區福傳並非僅定位於菁英階層，而且科學的傳輸與宗教的傳導攜手並進。歷史學者將焦點放在科學與宗教思想上，而非放在靈修與禮儀的實行及教育上，有可能導致的結果，便是神操在中國傳教區扮演了比我們目前所推測的更重要得多的角色，而我們卻不知道。

此外，本篇概觀顯示在兩百年的歷程中，神操以各種樣式傳播實行：神操第一週的個人退省（利瑪竇）；藉由圖解和實用默想方法進行的神操（艾儒略、福建團體）；神操的中譯（殷鐸澤）；團體退省（法籍耶穌會士）；8 或 10 天退省及日常生活中的默想專論（傳教士和來華耶穌會士）。這般多樣性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歐洲實行神操的種種轉變。簡言之，從傳教一開始，耶穌會士和華人雙方都投注許多心力在此種藉由神操進行的靈修教育與實行。